

长篇小说

绝响

界愚◎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绝响



界愚◎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响 / 界愚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6.8
ISBN 978-7-5302-1582-1

I . ①绝… II . ①界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2910 号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

绝响

JUEXIANG

界愚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57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82-1
定 价 28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01

瑞香要到十二岁才有自己的名字。

在此之前，她妈叫她丫头，她哥也跟着叫她丫头。那个时候，她妈已经有点疯癫，为了寻找抛妻弃子的丈夫，带着兄妹俩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他们衣衫褴褛，以乞讨为生。可是，在到达长江边的一个小镇后，这个目光呆滞的女人忽然变得清醒，坐在街角打了个盹后，毅然决定回家。然而，她已记不起家在何方，就扭头问儿子。

儿子在地上睡得昏昏沉沉，他正发着寒热，一会儿冷得脸色发青，一会儿又热得满面通红。女人沉默了会儿，又问她的女儿。女儿摇了摇头，她的眼睛一直注视着街对面的包子铺，那里热气腾腾的，可这些热气到了街上就被风吹得干干净净。

顺着女儿的目光，女人在注视了包子铺很久后忽然站起来，一直走到那张放满蒸笼的条桌前，一下跪倒在地，冲着铺子里的每个人磕头。她的脑袋在花岗岩的台阶上碰撞出沉闷的声音。

等到女人拿着一个包子回来，额头上已经沁出血丝，但脸上的笑容却从来没有这么温暖过。她把包子放进女儿的手里，蹲下身想抱

她，却没能抱起来，就拉住她的另一只手，牵着她，沿着大街一直走到人流最为密集的码头。

女人蘸着口水，用手掌把女儿的脸擦干净后，随手捡起一根稻草，打了个结，笨拙地插进她的头发里，然后重新拉住她的手，把背靠在一根拴马柱上，一点一点地蹲下去。

码头上来来去去中大大小小的脚上穿着各式各样的鞋。

乞丐的眼睛里从来没有人。他们的眼里除了鞋，就只剩下那些穿在鞋里的脚背。当一双穿着半旧青口布鞋的脚站在这对母女俩跟前时，女儿的目光正被远处的声音吸引。那里有一群刚从船上下来的剪辫子党，身上穿着灰布制服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剪刀。他们就像一群原野中的狼闯进了羊群，让杂乱无章的码头一下变得有点失控，但站在母女俩跟前的男人丝毫没有惊慌之色。他戴了顶黑色的毡帽，脖子上围着一条驼绒围巾，上上下下把女儿仔细打量完，伸手就捏开她的嘴巴。女儿啊地叫了一声，挣开那只手的同时，一脚踢在男人的膝盖上。男人一点都没有生气，掸了掸棉袍后，又把她仔细地打量了一遍，从内袋里掏出三块大洋，扔在女人面前。

女人一把抓住女儿的裤管，仰脸看着站着的男人。女儿在这时忽然叫了声妈。男人叹了口气，又掏出一块大洋扔在她跟前，可女人的那只手仍然紧抓着女儿的裤管。她用另一只手捡起一块银圆，用两根手指拈着，放到嘴边用力吹了一口气。银圆在她的耳际发出悦耳的声响。

女人直到把地上的四块银圆全部检验完毕，都放进贴身的袋子里，才松开那只抓着女儿裤管的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睁大眼睛叫了声：丫头。

这一回，女儿没有出声。她只是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看着她妈，一直看到她垂下脑袋，伸出双手捂住自己的脸。等到女人重新抬起头来，女儿已经不见踪影，那群剪辫子党也像风一样刮走。码头又恢复了它的拥挤与喧哗，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

几天后，小姑娘已被几经转手。最后由一对年迈的夫妇领着，坐船来到安庆城外的娄埠镇上。在那里，他们给她洗了澡、剪了头发，同时也仔细地查验了身体后，换上一身丝绵夹袄，一人拉着她的一只手，就像祖孙三人出去逛街那样，他们穿过一条窄长的巷子，来到一个叫平川书院的地方。

平川书院跟镇上别的书院不一样，这里没有琅琅的读书声，也没有寒窗苦读的学子，这里有的都是些漂亮的女孩子。她们在这里学习琴棋书画，学习吹拉弹唱，学习怎样让男人为她们神魂颠倒。

传授她们这些技艺的都是从城里请来的容嫂^①，而宝姨就是所有这些人的掌班，也是这些女孩子们的妈，但她看上去更像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，那么端庄与漂亮。

宝姨站在偏厅的廊檐下，静静地端详着她们。

老妇人有点急切了，说该验的都验过了，她是绝不会看走眼的，这个小姑娘用不了几年就能赚大钱了。

宝姨想了想，垂下眼帘，转身推开走廊下的一扇镂花长门，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屋子里光线暗淡，一进去就有股奇特的烟味扑面而来。

① 容嫂：妓院里传授雏妓必修技艺的女人。一般为年长的妓女。

等了好一会儿，烟榻上的男人才从嘴里吐出最后一口烟，放下大烟枪，懒洋洋地坐起身。他留着一个时髦的分头，面容苍白而消瘦。

老头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金先生，然后摘下帽子，更加恭敬地向他鞠了个躬。金先生视而不见。他慢慢地走到小姑娘跟前，问她叫什么名字。

小姑娘摇了摇头，睁大了她那双乌黑的眼睛，像是要把眼前这张脸看得更清楚那样。

金先生俯下身，继续说：“人总得有个自己的名字吧？”

“我没有名字。”小姑娘忽然开口了。这是她自被贩卖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，而且音量响得有点让人吃惊。

金先生直起身走到一个花架前，对着一盆盛开的金边瑞香说：“你就叫瑞香吧，跟我一起姓金。”

宝姨愣了愣，一下扭过头来，用一种醒目的目光看着金先生。

多年前，她用同样醒目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男人时，金先生正满身血污地站在她面前。那时已近深夜，响彻了一天的枪声逐渐平息，大街上到处是打着火把搜捕革命党人的清军士兵。

宝姨在跳动的烛光中说：“你们真的谋反了？”

金先生惊魂未定，隔了很久才说：“你可以去告发我。”

宝姨垂下眼帘，伸手解开他制服上的扣子，并让他把裤子也脱了后，抱在手里，说：“你先洗，我去烧了它们。”

那晚，宝姨始终温顺地蜷缩在他怀里，一直到天亮两人都没说过半句话。第二天，整个安庆城里都听说了一个叫徐锡麟的年轻军官。

他用手枪刺杀安徽巡抚后被捕，当夜就被铁锤砸烂睾丸，活活地剖开腹腔，挖出心肝。

这场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仅仅维持了七个小时，却足以影响金先生的一生。他在一场大病之后翻出箱子里的行头，对着梳妆镜勾脸、勒头、吊眉，然后穿箭衣、系大带、绑靠旗，最后戴上盔头，就像是梦游一样，提着一杆素缨枪来到院子。金先生把一出《挑滑车》反反复复一直唱到泪眼模糊，才发现站在墙边的宝姨，一下变得呆滞。

宝姨不说话，上前把这个汗水浸透的男人搂进怀里。

“我不是个男人。”隔了很久，金先生像个孩子似的在她怀里说，“我应该随他去赴死。”

宝姨摇了摇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你是我的男人。”

02

每年的正月初七是平川书院宴客的日子。宝姨把大厅布置得如同一场堂会，而宾客大都是安庆城内青楼与书寓里的老鸨。她们或乘船，或雇车，风尘仆仆而来，一进大门就拉着宝姨的手，像是有说不完的话。

这些人都是宝姨曾经的姐妹与同行，但她们更像是出嫁多年的媳妇回到了娘家。她们的欢声笑语一直要持续到掌灯时分结束。这才是

这一天里高潮的开始。

在亮如白昼的汽灯下，宝姨的姑娘们一一登场。从演奏古筝与琵琶开始，到唱罢京剧中的皮黄二腔与昆曲小调，整个过程中宝姨始终在跟姐妹们推杯换盏，有时也在彼此的袖笼里用手指讨价还价。这是青楼行业延续了千百年的规矩。只有被交易的姑娘才可以在换装后重新出来，坐在新主人的身边，一杯酒敬宝姨这些年里的培养，另一杯酒敬老鸨。

这是一个雏妓迈向人前的第一步。

夜宴之后，宝姨在被窝里用滚烫的身体紧贴着金先生，说，真是烦人的一天。

金先生并没有顺应她的话。自从搬到安庆城外，这个世界好像已经与他无关。每天除了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，他几乎足不出户，有时就在后院里面教授那些女孩子们京调小曲与折子戏文。然而，作为平川书院里唯一的男人，金先生更主要的工作是让每个女孩子了解什么是男人，什么叫男欢女爱。

这是个需要沐浴焚香的神圣时刻，一般都在女孩子到了十五六岁后，就在后院那间纱幔低垂、点满蜡烛的厢房里。屋子的正中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圆床，盛装的宝姨在上面传授床第之事与内媚之术，从替金先生宽衣解带开始，一直到缠绵交错，开合拒迎，就像是一场尽情的演出。

事后，她坐起来，环视着床边早已羞不成色的姑娘们，就像平日坐在厅堂里那样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们都要记住，男人的心就在你们的床上。”

整整七天里的大部分时间，金先生干瘦的身体如同一具搁在床上的器具。他与所有的姑娘们一起欢爱，一起嬉戏追逐，呼吸吐纳，直到她们不再为彼此的身体而羞怯，直到她们每一个动作与眼神都变得丝丝入扣，变得声情并茂，但他绝不会跟其中的任何一个真实地做爱。

贞操是雏妓身上最宝贵的东西。这是这个行当里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。

出关的那天，宝姨看着金先生喝完碗里的参汤，忽然说：“我看你是舍不得这一个礼拜。”

金先生愣了愣，放下碗，说：“你已经给了我女人能给我的全部快乐。”

可我给不了你我们的孩子。说完，宝姨默默地看着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。她此生从没后悔过堕入青楼，她后悔的是在梳拢^①之夜喝下的那碗败毒汤^②。

瑞香开嗓习曲已是第二年的秋天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在中庭的大书房里描红断字，对着《芥子园画谱》临摹习作，与那些年龄相仿的姐妹们一起，跟随容嫂学礼仪、练体态、飞眼神。有时，她也会被带进金先生的房间，在烟榻上练习打制烟泡。

这和平川书院被称作洗心，而对违规犯错的孩子的惩罚就是革面。但是，宝姨从来不会殴打她们的身体。雏妓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

① 梳拢：旧指妓女第一次接客伴宿。

② 败毒汤：特指妓院内用以使妓女绝育的寒药。

跟她们的眼睛一样宝贵。宝姨通常会在上完早课后，让容嫂们把犯错的女孩带出饭厅，带到搁在院子里的一盆温水前，抓住手脚，把脑袋摁进水里，让她在窒息中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一个字——忍。

然后，关进柴房，一直饿到真正明白这个道理。

而更多时候，哪怕女孩子们没有犯错，她们也会受到无端的惩处。宝姨深信，只有经过了洗心与革面，她的孩子们才能变得驯服，才能脱胎换骨，成为一个出色的妓女。可是，她却在惩罚瑞香时突然回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

瑞香并没有像她的姐妹们那样哭喊，更没有求饶，甚至连一点挣扎都没有。她的整个脑袋被摁在脸盆里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施刑的容嫂开始慌了，抬头看着宝姨。

宝姨不为所动，站在台阶上冷冷地看着那个撅起的小屁股。

当瑞香的脑袋被提起来时，人已经昏死过去。容嫂端来一碗咸菜卤，灌下去后，她才吐出几口清水，睁开充血的眼睛，平静地看着在场的每个人。

这绝不是一个小女孩该有的眼神。

当晚，宝姨端着一盏油灯打开柴房的门。她蹲下身，撩开垂挂在瑞香脸上的头发，看着她的眼睛，就像母亲对着自己的孩子那样，说了很多话，声音一会儿轻，一会儿重，一会儿是劝慰，一会儿是斥责，却都是为了让一个倔强的孩子变得屈服，但瑞香始终一言不发。她靠在墙上，双手抱紧了自己，睁着那双乌黑的眼睛，孤零零地看着灯沿上那颗如豆的火苗。

宝姨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伸手把她搂进怀里，有点突兀地说了一

句：傻孩子，我们再犟也犟不过自己的命。

瑞香还是没有出声。她只有在每天练声学唱时才像变了个人。从起首的第一个亮相开始，一板一眼、一颦一嗔，一曲下来，如同已把人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收敛进那双乌黑的眼睛里，她稚嫩的脸上看不到丝毫孩子的稚气。

一天清晨，金先生托着一把紫砂壶，站在檐下观望了很久，忽然对身边的宝姨说，她天生就是一块唱戏的料。

宝姨没有接茬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瑞香把一折《苏三起解》全部唱完，才淡淡地说：“那你就收了她吧。”

说完，宝姨转身离去。金先生却一直愣在那里。一个弃行的戏子是没有资格开门收徒的，这是梨园行千载不变的铁律。

但金先生还是收下了瑞香，就在教了她四年多大戏后的一天夜里，宝姨坐在梳妆台前，像是在对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我把这丫头给你，你们不必整天在我眼皮底下演戏了。”

金先生已经上床。他支起半个身子，看着宝姨的背影，半晌才说：“除了你，我谁也不会要。”

“我们俩也快十个年头了吧？”宝姨垂下眼睑，缓缓地转过身来，看着床边的一双鞋子，忽然一笑，说，“你要娶我，早就娶了。”说完，她起身脱掉搭在身上的坎肩，上床后，抓过金先生的一只手，又说，“你该为你们单家留个后了。”

婚后的瑞香变化惊人。一夜间，不仅盘起了头发，就连脸上的冷傲之气也被洗涤得干干净净，可她还是每天一早起床，跟姐妹们一起在院子里吹拉弹唱，上午就在厨房里帮忙，为书院里的每个人准备饭菜。

宝姨每次午饭前都来厨房巡视一遍，所有的下人就会停下手里的活，恭敬地叫一声：“大奶奶。”这是平川书院里的规矩。瑞香第一天时有点犹豫，在福了个身后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好，就低下脑袋。

在此之前，她跟所有的姐妹一样，对宝姨只有一个称呼，那就是妈妈。

宝姨瞥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得叫我大奶奶了。”

那意思就是昭告厨房里的每个人，这丫头跟她们没有区别，不管她晚上睡在哪张床上，她都只是平川书院里的又一个下人。

瑞香重新施了个福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：“大奶奶。”

宝姨在走到门口时，不禁重新回头，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。

而更多时候，瑞香就像是宝姨新添的贴身丫头，每天晚上都要伺候她上了床，才回到自己的新房里。虽然，金先生从来不需要她干别

的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在床上指点她几段唱腔，但他绝不会在瑞香的房间里睡上一整夜。哪怕再晚，哪怕外面下着大雨，他都会记得起床，穿戴整齐后，回到宝姨的床上。

有一次，瑞香在金先生起床时忽然抱住他，两个人在黑暗中无声地僵持了一会儿。金先生叹了口气，伸手擦掉她脸上的泪水，就这样搂着她，一直到她睡着。

可是，金先生还是走了。半夜里醒来，瑞香摸着边上冰凉的床单，睁大眼睛一直等到天亮。这天早上，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起床去院子里做晨课，而是翻了个身，裹紧了被子，在床上躺到将近中午时，忽然发现床原来是个那么令人难受的地方。

瑞香就是在去厨房的路上第一次遇见唐汉庭的。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哔叽呢长衫，头戴礼帽，手里提了个牛皮的公文包，跟随老妈子低头走进金先生抽大烟的厢房。

这么多年来，这是第一位来平川书院造访金先生的客人。

一时间，金先生的目光有点呆滞，盯着唐汉庭唇上那抹小胡子看了好一会儿，才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，放下烟枪，说：“看来你们早就知道我在这里。”

唐汉庭在烟榻的另一边坐下，说：“我们还知道，你不是那个叛徒。”

金先生摆了摆手，坐起身来说：“这些都不重要了。”

唐汉庭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受英士之托来见你……”

他让你来见我？金先生忽然短促地一笑，说：“来见一把妓院里

的大茶壶^①？”

事关国家前途……

他已经杀了陶成章，他还想杀谁？金先生的目光变得锐利，直视着唐汉庭，但很快就暗淡下去，慢慢躺回烟榻，重新拿起烟枪，凑到烟灯前连着吸了好几口后，平静地说，我不会再为任何事情去杀任何人了。

唐汉庭想了想，打开牛皮公文包，掏出一把转轮手枪，放在烟桌上，说：“小蝉，我记得你也有过这样一把枪，我们曾对它发誓要以身许国，功成身退^②……现在，我们还没到退的时候。”

金先生闭上了眼睛，蜷缩在烟榻上，就像个垂死的老人。

其实，金先生并不姓金。他曾是单家班里最年轻的武生，十八岁登台唱戏，从北京城一直唱到上海滩，没几年工夫就已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梨园名角。他挂在丹桂大戏园门口海报上的名字叫单小蝉。可是，他却忽然销声匿迹了。几年后，有人在安徽省的安庆城内再次见到他时，他刚从日本的振武步兵学校学成归来，已经改名换姓，穿上军装成了大清朝巡警学堂里的一名教官。

安庆起义爆发那天，金先生就站在巡警学堂的礼堂里，看着徐锡麟从靴子里拔出手枪，把全部子弹射到安徽巡抚的身上，而他的任务就是掩护徐锡麟全身而退。

唐汉庭起身告辞时，天空开始下雨。他留下了那把转轮手枪，说：“我就住在安庆城内的来凤客栈，你什么时候动身去北京，我就什么时候回上海。”

① 大茶壶：旧时代妓院中给妓女和嫖客沏茶倒水及打杂的男性。

② 以身许国，功成身退：光复会宗旨为“光复汉族，还我山河，以身许国，功成身退”。

“我哪儿都不会去。”金先生缓慢地站起身，平静地看着这位昔日的朋友与同志。

唐汉庭笑了，说：“我不相信你会在女人的裙底下躲一辈子。”

三天后，金先生决定北上的前夜，瑞香直愣愣地站在他跟前，说：“我是你的女人，你去哪里，我就跟你到哪里。”

金先生说：“我此去只怕是回不来了。”

“那更好。”瑞香说，“我死也要跟着你。”

金先生笑了，伸手在她粉嫩的脸上拧了把，却没有说话，而是径直离开房间，去了宝姨的屋里。

次日一早，当他提着一个皮箱从宝姨屋里出来时，瑞香已经站在台阶下，穿着一件下人穿的蓝布大褂，垂着两只手，头发上凝结着细微的露珠。

随后出来的宝姨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回你屋里去。”

瑞香没有动，也没吱声，而是抬眼看着金先生。

宝姨随着她的目光也看了一眼金先生后，一下变得面若冰霜，转身就回了屋里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

04

1915年的深秋，北京的天空已经细雪飘零，街头却异常地热火朝天。到处是叫花子、流浪汉与妓女组成的万民请愿团，他们像潮水一

样涌向中南海的大总统府，黑压压地跪倒一片，托举着请愿表，高喊着要求袁大总统登基当皇帝的口号。

金先生带着瑞香来到西直门外的一处四合院。那是他出生的地方，也是单家班里每一个人的家。每年不管戏唱到哪里，临近七夕单铁生都会带着他的戏班回来接祖^①，然后在广德楼戏园张幕开锣，一直要唱到第二年的清明，拜祭完先人，才重新离开北京城。

单铁生永远忘不了祖父跟随徽班进京，带着他在颐和园里连唱三天三夜的盛况。可是，他却在见到儿子的一刻哑然了，脸色一下成了只风干在枝头的柿子。他看着金先生穿过那些正在练功的众人，一直走到面前，才噙了噙嘴，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。

金先生低下头，叫了声：“父亲。”

我没有儿子。单铁生忽然蹦出这么一声后，一指供奉灵位的那间堂屋，像是在道白那样：“吾儿的灵位……十二年前就进了宗祠。”

院子里练功的众人很快散去。晚上，他们在广德楼还有两场戏要演。

金先生在空荡的院子里一直呆立到傍晚，瑞香上前掸掉他身上的积雪，拉了拉他的衣袖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可是，在烟馆的铜床上连着抽掉两锅大烟后，金先生还是去了广德楼戏园的后台。他就像个角那样坐在镜子前，在众同门诧异的注视中，勒头、勾脸、穿剪袖、蹬皂靴。然后，在候场的幕布后面抬手、迈脚、开唱。跟台前一模一样，唱的都是《三岔口》。

① 接祖：农历七月十五鬼节的前七天与后八天，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之一。